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女媧石  
第十回 湘雲大開洗腦舖 瑤瑟參觀國醫場

話說瑤瑟和人帶馬倒在坑內。似有人將他提起，自己卻昏昏沉沉，不省人事。不知歷了若干時，如夢醒來，身在床上。頭上有些微痛，用手一摩，抹下好些血漬。瑤瑟大驚。回面一看，床邊坐著一位二十三四歲來的婦人，身著白衣，腰纏白裙，容貌都麗，豐採灑脫，甚似女醫的光景。指著瑤瑟笑道：「今番醒也。」瑤瑟驚問道：「娘子是何人？兀的將我怎樣？」那婦人笑道：「娘子莫驚，且請起來，到後房敘話。」瑤瑟勉強起來。那婦人扶著，一步一步來到後房。房中掛著好些解剖圖、生理圖、微蟲圖，安樂椅、鐵床安置得齊整。那婦人待瑤瑟坐定，慌忙跪在地下，請罪道：「有眼不識國女，死罪，死罪。」瑤瑟慌忙答禮道：「娘子為何如此大禮？妾實夢味願開茅塞。」那婦人道：「俺姓楚名湘雲，參充白十字社會員。蒙社長派俺在此，開一洗腦院與人洗腦，不知千千萬萬。適問娘子不知何事，沖犯了敝社社長，落在陷人阱內。料道娘子定是野蠻政府，請求撲滅我們的。不由得大怒道：『我們替天行道，替民效忠，娘子反生異心，腦內必有反筋。』著俺與娘子加工洗滌，務必撥亂反正。俺當時受了社長一番鈞命，不由得不下手，即時將娘子腦筋解剖出來。卻奇怪，那腦筋潔白無垢，不似亂臣賊子。彼時大驚，往娘子身上一搜，搜出貴黨知照來。原來敝社與貴黨本係同盟，若非搜檢得快，險些傷了義氣。」說罷又拜。瑤瑟聞言，如醉初醒，如夢初覺，心中卻好生驚奇不定。即時問道：「據娘子說來，敢是將人的腦筋，用藥洗滌麼？」湘雲笑道：「正是，正是。原來我黨領袖，姓湯名翠仙，因見我國人民年災月難，得下軟骨症來，所以許下齊天大願。若得我黨病愈，願洗四萬萬腦筋奉答上帝。今已建醮半年，洗下腦筋也有四五百萬了。」瑤瑟驚道：「呵呀，世界上那有這樣事業！敢問娘子，洗腦之法，還是怎樣？洗腦之時用何藥品？願一一賜教，以開茅塞。」

湘雲笑道：「娘子莫驚聽俺道來，大凡人的腦筋，在初生時候潔白如玉，嫩膩如漿，固無善惡亦無智愚。到身體長育時候，受種種內因，感種種外觸，結構不同機關亦異。到了這時，有三不治。」瑤瑟問道：「那三不治？」湘雲道：「第一，由於人事。富貴之家放棄體力，任用思想，所以腦筋異常發育，機關愈捷，反射愈靈。貧賤之家任用體力，放棄腦筋，久之又久，機關滯塞，感射不靈，腦袋之中竟成肉質。犯此病者，第一不治。」瑤瑟道：「敢問第二？」湘雲道：「第二，由於地理海國之民多食魚介，其中原質能補腦筋，流水平衍，時時感感，感之又感，腦筋愈靈。山國之民，多食蔬草，其中原質多補肉體，朝對峙岳，暮對立峰，腦筋感觸，浸成定質。犯此病者，第二不治。」瑤瑟道：「敢問第三？」湘雲道：「第三，由於天然機關結構過於緊逼，腦光收縮無反射力，既無色欲，又無感情，犯此病者，第三不治。」瑤瑟問道：「據娘子說，要甚等人，方能合格？」湘雲笑道：「娘子莫急，且請看來。」

湘雲說罷，往講習室內取出一副圖來。瑤瑟接著，展開一看，上面畫著腦筋，端的不下兩三百種。也有黑薰薰的，也有灰黑斑點夾雜的，也有如蜂巢的，也有硬塊的，也有印著物形的。瑤瑟問道：「這些腦筋，從何而來？」湘雲笑道：「這便是貴國的人物。大凡人有想像，無不印於腦筋。譬如我國官場，採摩的是上司意旨，想望的是闊差好缺。若將那副腦筋解剖出來，其色灰黑，如煙如霧，中間隱隱約約現出一個上司相片，周圍筋絡交錯，好似金錢現影。」瑤瑟將圖一看道：「呵呀，不錯！」湘雲又道：「譬如我國士子，所念的是朱注，所吟的是八股，所模仿的是小題正鵠八銘塾鈔，高等的便是幾篇時墨。積之又久，充滿腦筋，膨脹磅礴，幾無隙地。若將那副腦筋解剖出來，其臭如糞，其腐如泥，灰黑斑點，酷類蜂巢。」瑤瑟又將圖一看道：「呵呀！不錯，不錯！」湘雲又道：「譬如我國學生，虛唱革命假談自由，其實所想的是嬌妻美妾，紅頂花翎。若將那副腦筋解剖出來，其虛如煙，其浮如水，中有印著筆的，印著嘴的，並有印著美人相片的。」瑤瑟又把圖一看道：「呵呀！實在不錯。這美人還纏著紅裙兒。」湘雲歎道：「唉，娘子，你看這等腦筋，若要重返真元，再復故物，苟非洗之又洗，刷之又刷，怎能掃除塵穢重現光明呢？」

瑤瑟點頭道：「娘子所說，確係至理。但不知所用藥品，又是如何？」湘雲道：「俺用藥品，種類不一，實則盡從化學得來。譬如腦筋為利祿所薰壞者，俺用綠氣將他漂白，頃刻之間，再復元質。又如我國人民想望金銀，其腦因感，遂定堅質。俺用黃水將他熔解，再用磷質將他洗濯。又如腦筋之中印有相片或金錢影，俺用硫強將他化除，再用骨灰將他濾過，安放腦中，遂如原形。又有腦筋如煙，或竟如水，俺能用藥使之凝結，又能用藥使之結晶。若夫黑斑過多，蜂巢縱橫，隨手成粉，見風成泥，洗不可洗，刷不可刷。俺不得已，祇好挖去原腦，補以牛腦。如法安置，萬無一失。」瑤瑟聽罷，讚歎不已道：「真個回春妙手，救國良醫！若非貴領袖婆心慈腸，發下這等大願，怎能再造國民，重睹天日呢？」

說未了，止見一個侍女前來請用晚膳。湘雲上前引路，彎彎曲曲，過了許多醫堂。果見麻翻了許多人，倒一個，順一個，睡在案上。許多女醫穿著白衣白裙，漂的、洗的、動刀的、配藥的。最後看見一腦解剖出來，盡是綠菌。瑤瑟問道：「這腦又是何人？」湘雲笑道：「這是我國最大考據家王真儒，娘子怎不知道？」瑤瑟笑聲：「果然名不負實。」次後來到一個參考室，瓶內養著好些腦筋，標著年月姓名，壁上掛著好些腦蟲圖。瑤瑟問道：「人腦中為何又有蟲來？」湘雲笑道：「人體內無處無微蟲，腦筋內何獨不然？但腦內之蟲，善惡不得，每秒時能滋生四十三萬。腦痛之病，健忘之疾，全由這蟲所致。這是俺近來用四百萬倍顯微鏡，發明出來的。」瑤瑟復點頭稱讚。隨後便是腦光圖，凸光、凹光、反光、正光、動光、靜光、曲光、直光、銳光、鈍光，奇奇怪怪，無一不備。瑤瑟飽看一番，方纔來到食堂。二人分賓主坐定，席中菜品，無非薰鳥、燒雞、烤肉之類，湘雲喝了兩杯酒，瑤瑟推以黨規不飲。二人正在席中談些閑話，忽報領袖來到。正是：

毋妨披膽談天下，有意泛舟訪芝蘭。

畢竟這領袖是何人，且俟下回分解。